

# 历代名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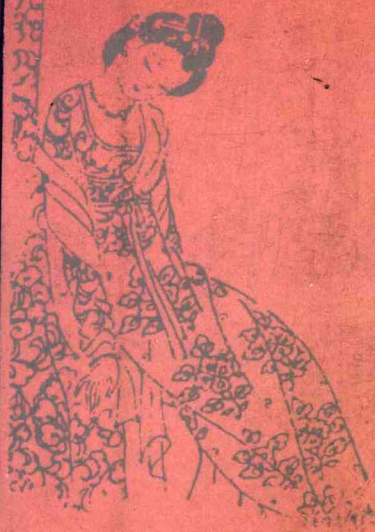
● 刘引 孙安邦

潘慎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诗词曲三百首

Li dai ming ji shi ci qu san bai shou



# 历代名妓 诗词曲三百首

劉引 孫安邦

潘 慎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 新登字 6 号

历代名妓诗词曲三百首

刘 引 孙安邦 潘慎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50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册

\*

ISBN 7—203—02094—0

---

K·94 定价: 6.90 元

---

## 引 言

说起妓女，人们大都会嗤之以鼻，如果骂一个女人为“婊子”那是最刻毒不过的了。

但是，只要我们翻阅一下历史，了解一下妓女的起源，就不难看出，娼妓虽属社会病态之一，然而推究起来，无不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不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去分析，而全部归罪于这一社会产物——娼妓，这是不公平的。

娼妓的产生，若从古代的巫娼开始，大约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在奴隶制度完善后，娼妓制度也随之走向正规，致使累朝累代相沿不衰。到了唐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冶游之风盛行于世，因之，公私娼妓也达到了最盛时期。直到民国年间，这一社会怪象仍愈演愈烈。

娼妓名目繁多，诸如：官妓、营妓、歌妓（乐妓、声妓）、家妓、船妓、教坊妓、角妓、御妓、诗妓等，不一而足。还有名虽非妓，而实为妓的，如：校书、女冠（女道士）、牙娘、小姐、录事、酒纠、郡君等，都不过是大名凡小方法，以“娼妓”二字，即可概括无遗了。

娼妓是从奴隶社会的官妓、家妓开始的。在奴隶社会

中，部落间经常发生战争，胜利者在战争中掠来的俘虏，全都作为奴隶劳役，女奴隶即成为战胜者玩弄的对象，有的蓄之以室，供个人玩乐，有的如管子设“女闾”，成为公开卖淫的场所。那时卖淫行业，均以官办为主。到了封建社会年代，娼妓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妓女的来源面更广，罪人的妻女，也罚入“乐籍”为娼。还有因生活穷困，生活无着而卖身的，也有为市井无赖拐卖而入娼门的。由此私妓也就随之产生了，这就过度到公、私妓并存的年代。总之，官妓起源于奴隶制，来源于战争。私妓来源于贫困的自由民阶层。

但无论是“官妓”，还是“私妓”，她们均是过着奴隶般的非人生活。

明代山东参政铁铉，早年曾与燕王交过战，后燕王登帝位，杀了铁铉不算，还将他的两个女儿罚入娼门，铁铉二女儿有诗写道：“骨肉抛残产业荒，一生何忍去归娼。”道出了官妓无辜受害的巨大痛苦和哀怨。那些因家庭穷困卖身娼家的私妓，同样也是苦不堪言。社会现实给她们造成的悲剧，使她们越加看清了社会的残酷和人间的冷暖。明代正德年间有一妓女的诗写道：“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从遭点污，抛掷到如今。”这正是对社会的血泪控诉。

对于这种出卖肉体的卖笑生涯，她们本身也是深感厌恶和痛苦的，她们也同一般妇女一样，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幻想。宋时，天台营妓严蕊无端遭陷，她坚强不屈，向太守岳霖道出了自己向往未来的心曲：“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唐代江淮妓徐月英，在《叙怀》诗中说：“虽然日逐笙歌舞，长羨荆钗与布裙。”这都说明了她们并

非天生的下贱，她们同样渴望正常人的生活。

尽管她们也想挣扎出火坑，但她们这一良好愿望，却常常遭到人们的鄙弃，使她们不得不痛苦地发出感叹，唐代鱼玄机悲愤地写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代，江夏管妓呼文如诗：“莫怪人疑桃叶渡，从来难得有心郎。”这正是她们深切的体会，深知遇到一个“有心郎”是多么不易呀！所以偶而幸运地遇见一个“有心郎”，就使她们苦苦思恋，常是信誓旦旦：“苟富贵，勿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蜀中妓）。唐代，太原妓曾与进士欧阳詹相悦，欧阳詹赠诗并誓相迎娶，可是欧阳詹到京城做了国子助教的官，就将她置之脑后了，而她仍是一往情深，剪下发髻作诗寄詹，遂绝笔而逝。谁说“婊子”无情呢？这正是在等级森然的封建社会里，必然导致的悲剧。所以她们宁愿交一个平民，也不愿自己的情人是为官为宦者，唯有这样她们才能有从良的希望。呼文如和丘谦之相爱，丘去做官，呼忧心重重，当她得知丘罢了官，喜出望外，她高兴的写道：“有官亦何喜，罢官亦何悲？一官生罢去，是妾嫁君时。”这种反常的心理，一般人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对于一个等级低下的妓女来说，却是自然而正常的。

娼妓们的结果也多是可悲的，一旦年老色衰，即会无依无靠，沦落街头，冻饿而死，这是常有的事。宋代有一丐妓道出了老来辛酸：“绿杨荫里旧儿家，卅载浮沉逐浪花。未死形骸归劫数，无情弦管误年华。当筵敢望缠头掷，掩袖犹教半面遮，一样向人歌千索，不堪老泪洒琵琶。”她流浪街头，靠着弹唱向人乞食，可谁还会怜悯她呢？

妓院是一个与社会各个阶层有着广泛接触的場所，上至

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下至市井无赖、小生产者均会与妓院发生关系。为了迎合一些士大夫的口味，提高自己的身价，她们努力学习当时社会盛行的诗、词、曲等，来作为自己谋生的重要手段。会奏乐歌唱，会作诗填词，这是成为名妓的前提，甚至有些妓女，因才思敏捷，靠一首诗博得权贵的欢心而准许“削籍”从良的。当时的地方大官吏，有权可以使没入“乐籍”的官妓除籍从良。所以为了获得这些官僚们的欢心，歌诗唱曲即成为妓女们的重要手段。

李师师一曲清歌使宋徽宗着迷而迎至宫内，严蕊当堂作诗一首，博得太守岳霖赏识而获释。宋代，成都乐妓尹温仪向蔡相（一说蔡元长）乞除“乐籍”，蔡开玩笑说：“你当筵能作〔西江月〕词，并以“九”字为韵，即可批准你的请求。”尹温仪立作“西江月”道：“韩愈文章盖世，谢安才调风流。良辰开宴在西楼，敢劝一卮芳酒。记得南官高第，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玉殿御香浮，名在甲科第九。”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多是逢迎溢美之词，尾韵又恰落在“九”字上，所以使得蔡相很高兴，即为其除籍。明妓一分儿曾在侍宴中，续成了一首〔沉醉东风〕词，而立即身价百倍。刘婆惜获罪，因呈一首词给礼部尚书全子仁，在这首〔清江引〕词中，巧妙地将“全子仁”三字，嵌镶在词句中，即博得全子仁的大加赞赏，竟将她纳为侧室。《宋艳》载：“营妓周韶……知作诗，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泣求落籍，苏指鹦鹉令作诗，韶援笔立成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去，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座嗟惊，遂落乐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你看周韶这一首诗起了多大作用，引起众姐妹的羡慕，她临行时，

同为妓女的胡楚、龙靓等都写诗相送。

反过来一些文人嫖客，对她们的一褒一贬，也会直接影响到她们的身价，《云溪友议》载：“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娼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嘲李端端之诗曰：‘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铃。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遂往谒崔、张。再拜曰：

‘端端祇候大郎三郎，望哀之。’乃又赠一绝句粉饰之。诗云：‘觅得骅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错，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娼乐无不畏其嘲噱。”

由于诗词对妓女占有如此重要地位，所以她们也都不遗余力地竞相学习和创作。王书奴先生言：“唐代娼妓因其能作诗、诵词、解诗的缘故，中唐以后新文体词的产生，妓女是有绝大功劳的。”胡适也说：“我疑心依曲拍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这话是不无道理的。所谓“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实际就是妓院中妓女们的传唱。郑振铎说：“作家一做好了词，他便可以授之歌妓，当筵歌唱，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个情景，岂不是每个文人学士所最羡慕的？凡是能作词的文士武夫，小官大臣，便无不喜做词。象秦七（秦观）、象柳三变（柳永）、象周清真（周邦彦）诸人，且以词为专习。柳三变更沉醉于妓寮歌院之中，以做词给她们唱为喜乐。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句，在词的黄金时代中，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郑氏的话道出了妓女在词创作上和传播上的重大



关系：她们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有些好的词人，没有妓女歌唱其作品，也会默默无闻。《西湖游览志》载：“苏子瞻（轼）守杭州时，毛泽民（滂）为法曹。公以常人遇之，而泽民与妓琼芳者善，及秩满辞云，作〔惜分飞〕词，以赠妓。子瞻一日宴客闻妓歌此词，问谁作？妓以泽民对，子瞻叹曰：‘郡有词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翌日折柬邀回，欢洽数月。”你看，要不是妓女的演唱，毛泽民纵有满腹才华也不被人知的。甚至连柳永这样的作词大家，有时也不得不求助于妓女的演唱。《词苑丛谈》载：“柳三变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门禁甚严，三变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诣名妓楚楚曰：‘欲见孙，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朱唇歌之，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值仲秋夜会，楚楚宛转歌之，孙即约耆卿（柳永字）予坐。”你看，柳永要不是妓女唱他的词，他连老朋友都无法相见。

她们在诗词创作中，也出现了许多光彩照人之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如：薛涛、李冶、鱼玄机、关盼盼、刘采春、王微、柳如是等，她们的大量作品，常为各家诗词选本所采纳，她们的艺术才华不亚于儒林高手，她们的作品可与著名诗家媲美。

由于妓女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以她们常具有独特的想象力，有的则为人所不敢道的心声，形之于笔端。鱼玄机《赠邻女》敢于直言：“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这是一般妇女不敢涉言的。在她们创作的写景诗中，结合自己的处境，以物抒怀，也有独到之句，薛涛《柳絮》诗写道：

“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任南飞又北飞。”似是写景，而实际是借杨花的南飞北飞不

定，讽谕荡子朝三暮四爱情不专的行为。

由于她们在爱情生活上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又常驰骋幻想，寻找精神上的安慰。明代，北京妓齐景云在《赠别傅生》的诗中写道：“一呷春醪万里晴，断肠芳草断肠莺。愿将双泪啼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作者想象将自己的眼泪变成春雨。这样就可以把即将离去的情人留下了。这不仅表现了对傅生的深情，同时也突出表现了离别的痛苦，正切合她处于这种环境的心理状态。明代，广陵妓王微《别窗下蕉》：“窗外重重碧，雨馀密密栽。似知明日别，不展寸心开。”作者把无情之物写得十分有情有色，芭蕉也好像知人离别而愁心不展。这种独特的想象，加强了艺术感染力。又如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以滔滔不绝，永无休止的西江水，比喻无尽的相思之情，把这抽象的相思，给予了形象化的描写。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欧阳修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也常被后人所称道，殊不知这种以物状情的创作方法，早于他们一百多年前的妓女就已开先河了。

李冶的《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颇有特色，摹写音乐的诗，中唐开始盛行，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僧贯休等都有这方面的诗。但李冶的诗，都早于以上诸人，她的诗不仅功力不弱于相似体裁的作品，而且首创其类，即是后来的欧阳修，苏轼，黄山谷等人的听琴诗，也受其影响，其艺术价值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一些妓女的诗能随意自然，朴实无华，这当然是与她们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的。呼文如《寄丘生东粤》：“郎马无凭

似蟾蛛，也有游丝在路途。侬心好似春蚕茧，镇日牵丝不出庐。”牵丝也即牵思，以谐音表出，别有情趣，颇具南朝《子夜》民歌之风。

在众多妓女的诗词中，绝非尽是情郎爱妹的柔弱纤丽之词，其中也不乏慷慨悲歌之作。她们对国家兴亡，也发出了悲壮的呼声。宋代，秦淮教坊妓宋惠湘，在元兵攻陷临安，俘赵显及其母北去，宋亡后，她也被掳至今河南卫辉县。其题壁诗：“风动江空羯鼓催，降旗飘飏凤城开。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陈述了山河破碎，自己的悲惨遭遇，沉实悲切，深挚动人，可谓以歌当哭，字字血泪。清代，杭州妓宋娟《题清风店》：“忽尔天地崩，干戈作长别。塞马嘶寒风，皴肌冷如铁。谁谓文姬哀？犹得过汉阙。谁谓明妃怨？犹能封马鬣。而我妾薄命，终当染锋血。……”对于战乱中的国难家悲，发出了沉痛的呼号，哀怨激越，催人泪下。

薛涛的《筹边楼》以其豪迈雄壮的气势，道出了她反对掠夺弱小民族的正义呼声，这首诗历来博得评家的赞赏。钟惺说：“教戒诸将，何等心眼，洪度（涛字）岂直壮哉，固一代之雄也！”纪晓岚说：“其托意深远，非属寻常裙屐所及。”这首诗无论是诗的立意，还是诗的艺术技巧，都是难能可贵的，不要说是“非属寻常裙屐所及”，就是许多自认为的堂堂男儿须眉丈夫，如元稹、韦皋、李德裕者流，也当是望尘莫及的。

在我们这本诗集中收录了李冶、鱼玄机的作品，这是因为：她们虽称女道士（女冠），可实际她们都是过着妓女般的生活。这也是有其渊源历史的，早在殷代即有“巫娼”

了。古代的“女巫”或“处女”及古代的神殿，就是妓女和妓院的滥觞。商汤时代，人们狎昵“巫娼”已成风气了。这不仅在中国，在外国也是如此，这类卖淫方式初行于古巴比伦，以后传至希腊。在古希腊有许多圣妓团体。相传古罗马春花女神付罗拉即是妓女。在我国也是历代相沿，到了唐代也已形成风气，旧时代吴越有所谓海、陆、空的说法，“空”即指庵观女道士，女尼卖淫的事实。所以钱牧斋《绛云楼书目》所载“沈亚之诗集九”卷下注附“李季兰·妓女”诗，这里干脆就把李冶称为妓女了。有人又将李冶的诗和薛涛诗合编一集《薛涛李冶集》，这是有一定根据的。

刘长卿称李冶为“女中诗豪”，《宣和书谱》称涛“以诗名、有林下风致”。她们与当时著名文人墨客和地方大员有着广泛接触，或相从游冶，或短期同居，或诗词赠答，来往颇密。如：温飞卿、张籍、刘长卿、皎然、崔涣、元稹、白居易、王建、刘禹锡、杜牧、牛僧儒，令狐楚、李德裕、裴度、张祜、韦皋等都有交往，然而她们虽出入幕府，以诗交知，终究是没有地位的妓女，稍有疏忽，即获罪遭罚以至被杀，李冶后来虽然得到皇帝的赏识而被选入宫，却因曾给叛将朱泚写过一首诗，而被唐德宗杀害。薛涛曾与元稹相知相爱，并欲接涛去浙东幕府同居，但当元稹又见到另一位名妓刘采春的美貌时，即将薛涛置之不顾，转而赠诗与刘采春，另寻新欢（事见《云溪友议》）。薛涛在韦皋幕府中侍宴，稍有失敬，即遭罚入兵营，她不得不几次呈诗哀求，以求宽恕。这些名妓尚且如此，其他诸妓更可想而知了。

人们常把妓女描绘成天生卑贱之躯，《唐诗纪事》载：“季兰五、六岁，其父抱于庭，作诗《咏蔷薇》云：‘经时

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患曰：‘此必为失行妇也！’后竟如其言。”《唐名媛诗小传》载：“涛八九岁知音律，一日父指梧桐曰：‘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令涛续之，即应曰：‘枝迎南北鸟，叶接往来风。’父愀然久之。”人们竟以这荒诞不经的故事，以为后来薛涛、李冶为妓讖语，无非想证明她们是天生的“下流胚”，其实无论是薛涛还是李冶，都是因遭家庭变故，处于穷途末路，无奈为妓，试想，那一个女人是天生的娼妓呢？

其实，在历代娼妓之中也不乏正义刚烈的女中豪杰。明末清初，在金陵（今南京）的秦淮河畔，就曾出现几个颇具民族气节，关心国家安危的著名歌妓，时人称其为“秦淮八艳”，她们是：马湘兰、柳如是、李香君、顾横波、卞玉京、董小宛、寇眉、陈圆圆八人。她们虽因种种原因不幸流落青楼，但她们仍是自尊自重，不与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为伍，多与一些爱国志士、文人交往。

马湘兰能诗善画，还写过传奇剧本《三生缘》，现虽已失传，但在《群音类选》里，尚可见部分曲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几次为她作题画诗。

寇眉、董小宛、顾横波、卞玉京都是诗画并能的歌妓。从良后，都表现了对爱的忠贞。

柳如是在明亡后，力劝其夫钱谦益杀身殉国，钱非但不允，反而率先投降，柳即投水自杀以示愤慨之情。陈圆圆在吴三桂云南称王后，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最后出家为道士。最为有胆有识的李香君，当得知她的情人侯方域降清后，扶病痛斥侯的不忠行径，立即与之断绝关系，毅然出家为尼。戏曲家孔尚任据此写成了著名的戏剧《桃花扇》。

她们凛烈豪迈的气魄，泾渭分明的卓识，不仅是女中之魁，即如钱谦益、侯方域般的谦谦君子，吴三桂这样的赵起武夫，也当自愧弗如。据上海《新民晚报》副刊《读书乐·书友茶座》中透露：“秦淮八艳”将由某电影厂搬上银幕，我们觉得这个“某电影厂”的制片、编导是很有见地的。“秦淮八艳”的锦绣才华、民族气节与刚烈不屈的性格，确是不能任其湮灭，应该大书特书。

三千年的娼妓史，三千年的血泪史，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而遭毁灭。1949年11月21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继之各大城市也作出了封闭妓院的决定，残害剥削妓女，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被绳之以法，政府把妓女当作姐妹一样的送她们去学习、改造，很多人成了新中国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和勤劳的工人、农民。她们体会到了共产党政策的甘美。我们这本诗集最后就以两个被解放了的妓女的作品作为尾声。从中可以看出她们对旧社会的控诉，对新社会赞美的愉悦心声。

历代妓女写下了大量诗篇，然而能够留传下来的却极少，有的是自己不愿留名，或以粉题叶、或写就即毁，更主要的是为一些编辑诗集的文人、士大夫所不齿，故不收录。在“才思非妇人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不要说是妓女的诗词，就是一般妇女的作品，也很少被收录。明代董穀《碧里杂存》称：“蔡文姬、李易安失节可议，薛涛倚门之流，又无足言，朱淑贞者伤于悲怨，亦非良妇。”这位道学先生的观点，真是可悲可笑！似乎把她们摒出文学大门才能心满意足。但这种可鄙的思想，在封建社会却是起主导作用的，不可轻估他们的能量。《全唐诗》九百

卷，而妇女作品只占12卷，《宋诗钞》中根本没有一个妇女作品。《宋诗钞补》也只有朱淑贞一人而已，即使收了妇女作品，也是与僧道、鬼怪放在一起，列于集后。至于妓女的诗词更是微乎其微，所以今天要搜集妓女的作品，是相当困难的。首先不少作者的生平、事迹都难以考索，甚至有些连姓名都难以弄清。有些作品也是神鬼混合，真伪杂陈，不易鉴别。

因此，尽管我们力求摒弃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但仍难免有伪作入选，如杜秋娘一般都认为是文艺作品中人物，但《全唐诗》却认为唐代确有其人。她的《金缕词》不仅颇有特色，还是文学中的名篇，所以我们也姑且如之。

我们不想为娼妓正名，我们只想通过这一本诗集，能使读者了解妓女的生活。不可以偏盖全的统而斥之，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和认识这一社会病态所存在的根源。我们还想通过这一本诗集，向读者展示娼妓作者的独特才华，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显著贡献。

近年来，薛涛的诗已引起国外读者的极大兴趣，有专人研究，著作颇丰，她的瑰丽诗篇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欣赏，她在成都的遗迹也成为国内外游人必到之处。

在唐诗最兴盛时代，女作家也首推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这使我们不可低估她们在文学上的贡献和超人的艺术才华。

因此研究她们的艺术成果，写作经验是十分必要的。挖掘整理文化遗产，恢复其本来面目，使祖国的文化更加绚烂多彩，并为今天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建设“四化”的今天，对于文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尽管我们已是广为搜索，但“遗珠”尚属难免，仅以此集为“引玉”之“砖”，敬请读者和专家们批评。

傅湘女士的《谈元曲中的妓女》，专论元杂剧中的妓女形象，经作者同意，附于书后。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妇女节初稿

一九九一年四月



# 目 录

---

## 晋

绿 珠

懊侬歌…………… ( 1 )

---

## 南 朝 宋

姚玉京

赠燕…………… ( 3 )

---

## 南 齐

苏小小

钱塘苏小歌…………… ( 4 )

---

## 隋

红 拂